

如何治疗“流水症”？

用抑扬，起波澜

(上接第一版)

【作文样本】

瞧，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余承志

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一丝灰尘，身上的衬衫既干净又充满褶皱，腰上系着一溜皮带绑住他那宽松的裤子，他就是我的语文老师——胡腾华。

语文，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个蚂蚁，几个蚂蚁聚在一起是一个字，一个蚂蚁窝是一篇文章。看得我头皮发麻。

但胡老师不一样，字就是乐谱中的歌词。自然他说话也有着唱戏般的味道，如：“来——来——来——李庆之同学！”在这三个“来”字后面写上破折号一点也不夸张，让人觉得真是从哪里拉过来唱戏的。当然这股戏腔也传到了同学们嘴中，几乎人人一句“来——来——来——”。

他还有一句“名言”：“答案就在文章中，答案不在天花板上。”让我们仔细从文中寻找答案，让我在“蚂蚁”中找“糖”，想都别想。但胡老师还是有法子的，有着和他皮带一样顺溜的口诀，就算是发呆，也是能记住好几句。

老师这人是十分和善的，一个眼神通常就让人知晓。我这个人很是疲懒，常常不背英语，在我眼里文科都是蚂蚁。想狠狠踩住这个英语单词，可就像蚂蚁一样，怎么也踩不中。有时总算逮住了，但又像蚂蚁一样，大多跑了。没办法，公然在语文早读课用语文书死死摁住英语书，嘴里捣鼓着已背好的文言文，不久就是文言文与英语单词的八宝粥了。

一个“嗯！”打翻了这碗八宝粥，我扭头一看，胡老师一下看向被我摁得像待杀的鸭子一样的英语书，就像贪食的饿狼一样看向我的英语书。但细品，他的眼睛又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我空虚的内心。我赶紧将“鸭子”塞进抽屉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发了一声“嗯”，这种事就像野草被风吹过一样过去了。

瞧，这就是胡老师。



悟明在读的过程中阴晴变化的表情让承志的心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到高处，一会儿又跌到谷底。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有进步了？”

“承志啊，整篇文章看确实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处我特别喜欢，就是把语文比作蚂蚁让人眼前一亮。从这点来说，你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与见解，是有不少进步。”承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作文是表达的艺术，首先你的第一段读得让人难受，什么是‘头发中夹杂着一丝灰尘’，难道老师不爱干净？什么是‘既干净又充满褶皱’，到底干净不干净？什么是‘腰上系着一溜皮带’，老师系着几条皮带？不把老师包成粽子了吗？还有啊，头发、衬衫、皮带这三样就是胡老师的全部吗？原来胡老师在你笔下是空有一具皮囊啊。你想看，如果胡老师看到这样的文字会不会吐血！”承志的脸一下子刷白，马上结结巴巴起来：“我——我——还以为——不——不错呢，没——没想到，第一段就——就有这么大的问题。”

“在胡老师没看到之前，你还是先把第一段给删掉吧，免得老师生气。一定要记住，作文写完后要好好的读上两三遍，把不好的地方改掉，修改是作家的基本功，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承志感激地点点头。

“我们拿着删掉开头的作文给胡老师看吧，看他说怎么。”

“一开始我也有这个意思，但经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害怕，还是别去了。”承志用脚尖摩擦着地面。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走吧，作文虐我千百遍，我待作文如雪山，翻它！”悟明一边劝一边推推搡搡地把承志推进了作文病室。

胡老师接过了缺失第一段的作文读了起来。

“这涂掉的第一段肯定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哈哈……我知道你们的小心思，这鬼点子一定是悟明出的，你这小子算计到老师头上了？”

悟明急于为自己解脱：“没有坏话，真的没有……”

胡老师摆摆手，示意他不用说了：“即使是骂我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这篇文章剩下的部分也缺乏吸引力，不能让读者对我留下深刻印象啊！我给你们一张诊断单吧。”

不久，悟明和承志就看到了这样的诊断单。

★主治医生 市四中 胡腾华



【诊断单】

《瞧，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诊断报告

症状表现	文章中写了老师的“名言”、老师的善良宽容，都不能给读者产生心灵冲击，好像水平无波澜。
病因探查	缺乏对事件的叙事技巧，无抑扬无波折，再加上没有特别细腻的细节描写，难以形成立体印象。
诊断结果	流水症

“老师，‘流水症’我小学时就经常听老师说，怎么到了初中我们还在犯同样的错误呢？”悟明心直口快地问。

“我在七年级入学时教大家写自己的作文时就告诉了你们，写人作文要围绕一个主线，叫作‘一线串珠’，你还记得吗？”

“老师，我好像记得一点了。看来作文应该反复练习技巧啊！”悟明摸了摸自己的头。

“围绕主线是思维的立脚点，而写出波折是效果的提升点。我们作文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和读者交流，如果没有愿意读，那么你的文章就成了远离人间的浮云了。要有读者，就需要叙事的技巧，就需要抓住读者的心理需求，人们不喜欢平淡的事物，喜欢追求不一样的感受，就如我们常常需要旅游一样。文中给人新奇的感觉，给人心理的某种起伏，读者就会兴趣盎然。我这里有药方和使用说明，你们看看吧。”

【药方】

先抑后扬

【使用说明】

先抓住人物最主要的性格或品质特征作为文章的主线，全文就主要围绕它写。然后想一想能表述这个个性品质的词语，比如“热情”；再用它的象征物做题目的核心词，比如“红柿子”，题目就成了《瞧，这就是我的红柿老师》。接着想一想这个词语的反义词，比如“冷淡”；在这个方面写一段这个人物的不足或弱点的事理，比如“那天我不愿跑操去请假他不同意”，这就是“抑”的部分。在行文中“抑”的部分不必太多，点到为止，目的是为了“扬”——“老师看似冷淡的背后是责任更是热心”。这样先抑后扬，文章就不会平平无奇了。当然你可以制造多次的抑扬，效果更好。

“这样说了你们可能有些感觉了，但要真正领会还得自己不断去实践。所以承志啊，你的文章拿回去修改吧。要加油啊！另外，我这里还有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希望对你们有启发。”他们看着胡老师语重心长的样子，接过了老师递来的文章。

【健康标准】

瞧，这就是我的柳条老师

市四中八(7)班 赵允壹

一个半老妇女，脸上隐隐有沟壑，扶着一辆自行车，引着车上的小女孩往前骑。

一个二年级的我，一个是在我学了一年骑车未成后，妈妈给我找的老师，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她姓柳。

我骑上车，摆好标准姿势，用一副“看你怎么教”的样子看着她。柳老师拿出手机，倚在墙边，说，你骑吧。我疑惑：我不会骑啊。她说，不会就学啊，多骑就会了呀。

我怕摔。我把两只脚触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前移。柳老师仍在看手机。我转个弯，闪进了一条小巷。柳老师仍在看手机。我半走半蹬地移过半条巷子，后面不见人影。

“你，怎么走得这么快。”柳老师追上来，而且当场抓住了我两脚着地，“骑出这条巷子，你就回家吧。”那双原本微微眼睛忽然似被春风拂过，柳枝在里面欢快地摆动。

她开始向前走。我怕她随时转过头来，老老实实地待在车上。一步，两步。她的硬底鞋敲在地面，清脆地响着。一步，两步。她肚子上的一层赘肉随着她的步伐，一抖，一抖。一步，两步，她几乎及腰的头发被小风吹散，就像柳条被春风拂过。一步，两步，正西下的太阳不时探进光来，在她的头顶打个闪儿。我看着她，想着她什么时候回头，忘记了像这种小路上是有很多小石子的。

我一屁股摔在地上，听着翻倒的车轮呀呀地转，奇怪她为什么只微微停顿了一下，并没有回头。“只要你回头看我一眼，我就起来继续骑。”我故意用能让她听见的声音嘀咕。她走路的步子似乎变大了，柳条似乎被吹得更散了，太阳似乎闪得更快了，小巷快到头了。

我愤愤地盯着那脑后，那是她眼睛的高度。我轻轻地扶起车。在巷口的拐角处，欢腾着柳条的眼睛忽地一闪，就如向我投来一柳鞭，嗔笑着拍了我一下。大眼睛隐在墙后，又悄悄地探出来，静静地看着我。我假装不知，跌跌撞撞地向她骑去。

落日里，有个小商店贩卖着橘色的温柔。那细细的嘴角，抿起一个柳叶似的微笑。

瞧，这就是我们的不归老师

市四中八(8)班 罗若瑜

式微，式微，胡不归。

不归，不归，从未归。

老师姓胡，听上去有些古板。与别的老师不同的便是他的笔名——胡不归。这个名字渲染了一身书卷气，老师有些年纪，从两鬓斑白与额上皱纹，一股温暖的书香油然而生。缺了颗牙，笑起来拥有孩子般的童真烂漫。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老师早读时习惯手捧《论语》，一本普蓝色的本子，用细线编上侧面。他喜欢给男生整理衣角，整理完后，拍拍他的肩，才踏实走开。朗读课文时，故意用低哑深沉的声音朗读，引来同学们的一阵哗然的笑浪，足以掀翻屋顶。

意料之外，老师竟然把我这块“废铁”拿起重用，上任语文课代表。时光回溯，一件事如泉水激石，那时的情景悄无声息在我心里久久回荡……

窗外蝉鸣阵阵，草木随风摇曳，班里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

“你说我的作文怎么改？”传来前桌小心翼翼的声音。

我拿起她的作文，如地下党般低声地展开“学术探讨”。班里好像开始骚动，我也不由自主地增大音量。班里的谈论声已经掩盖了窗外树木的摇曳声，我的“学术探讨”范围不断扩大，嚣张的笑声不觉传出，笑声已经不受喉咙控制，面部肌肉如震后的公路扭曲，而我仍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

空气突然凝固，笑声仿佛还在蔓延，仿佛有一座黑塔挡在我前面，我一抬头，瞬间扼住了猖狂的笑声，犹如脸上放了块冰。

是老师！

老师面容严肃，没有语言，只是做了一个让我安静的手势，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我，我心里一惊，马上端坐。

此时无声胜有声。

老师的动作，在我浮躁时总浮现在我脑海，在我心里响起警钟，老师如一个影子，如影随形。

不归，不归，总未归。

“赵允壹同学的文章写了一个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懂得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柳条’老师，先抑后扬用得不露痕迹，真不错。罗若瑜同学的作文抓住‘不归’为主线首尾呼应，写作文课上的细节有从‘猖狂笑声’到‘凝固空气’的变化，是抑扬的另一种方式，也非常好。看来我们还得再下功夫啊！”悟明看了承志一眼，然后两人退出了作文病室。

校园里的石榴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硕大起来，饱满地挂在树枝间，扯得枝条笔直如线。